



历史知识读物

蒲 鲁 东

北京部队炮兵某部六连《蒲鲁东》编写组
南开大学历史系

LISHI ZHISHI DUWU

商 务 印 书 馆

K835.657/3

历史知识读物

蒲 鲁 东

北京部队炮兵某部六连《蒲鲁东》编写组
南开大学历史系

商务印书馆

1977年·北京

K8

历史知识读物

蒲 鲁 东

北京部队炮兵某部六连
南开大学历史系

《蒲鲁东》编写组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³/₄印张 25千字

1977年7月第1版 197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408 定价: 0.12元

马 克 思 语 录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象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目 录

一	新“救世主”.....	3
二	“仙山琼阁”.....	9
三	国会议员.....	19
四	摇尾乞怜.....	25
五	兴风作浪.....	29
六	埋进坟墓.....	38
七	回光返照.....	44

一百多年前法国有个以“救世主”自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醉心于权势,一心想当科学泰斗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不惜以“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来迎合一部分人的口味,曾出了“一时的风头”,结果成了可耻的机会主义者。这个人就是蒲鲁东。他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机会主义头子,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蒲鲁东在马克思主义刚刚诞生的时候就炮制了一个反对工人运动、勾销阶级斗争,浸透了改良主义、复辟倒退思想的“救世计划”,来同科学共产主义相对抗,妄图使工人运动脱



蒲鲁东画像

离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脱离实际斗争，去追求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避免灭亡的命运。

蒲鲁东死后，他的门徒们继承了他的衣钵，继续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兴风作浪，进行破坏和捣乱，给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很大阻碍。在第一国际前期，他们拼命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竭力兜售阶级调和、社会改良的黑货。他们大搞分裂活动，为篡夺国际领导权而四处奔走，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在巴黎公社时期，由于蒲鲁东主义的思想影响，给起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经过巴黎公社伟大革命运动的检验，蒲鲁东主义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便被埋进了坟墓。但是，作为一种反动的思想体系，它的阴魂不散，而且还在德国出过短时间的风头，以后又改头换面，被各个时期的机会主义者所继承利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①

今天，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机会主义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3页。

爭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是很有教益的。

一 新“救世主”

1809年1月15日,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出生于法国东部贝藏松郊区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里。蒲鲁东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的父亲也曾经是农民,后来由于生活所迫另谋生路,开了一个小制桶铺,从此成了小手工业者。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从小就在蒲鲁东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在蒲鲁东的少年时代,他出身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正经历着一个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时期。震撼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①和接踵而来的拿破仑帝国的

^① 指1789年法国革命,这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又称拿破仑帝国。

建立，摧毁了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法国的产业革命从纺织业开始，很快波及到许多生产部门。工厂巍然矗立，烟囱高耸入云，大批原料被吞食，成批商品生产出来。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迅猛发展，无情地排挤和打击了小手工业。许多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被抛入无产者的队伍，侥幸没有破产的人，也是朝不保夕，生计艰难。当时这个在法国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来阻止历史的发展，以挽救自己急剧走向灭亡的命运。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个人的经历使蒲鲁东最充分地集中反映了这种急于摆脱绝望处境的狂热心情。

同所有的小生产者一样，蒲鲁东的家庭也不断遭受破产的威胁，生活十分窘困。幼小的蒲鲁东，只得靠挥鞭放牛维持生活，十二岁时又到一家旅店充当小工。1821年，在亲友的帮助下，蒲鲁东被送进一家学校读书。在那里，他接触到大量神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书籍，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学生时代的蒲鲁东，对家庭和本人的遭遇十分不满，力求摆脱这种困境。他把上学读书作为向上爬、达到发财致富的途径，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幻想着一旦知识到手，便能够出人头地。然而，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当他在学校里因写了一些“出色”的文章而得到奖励的时候，家庭却因严重

的经济困难，不得不中断了他的学业。由于小生产者家庭的破产，使蒲鲁东十分仇恨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厌恶工业革命，幻想有一个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太平盛世出现。

失学以后，蒲鲁东到一个印刷厂当排字工人。这是一家专门承印神学方面书籍的工厂。他便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大量神学、语言学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坏书，受到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和影响。他虽然置身于工人队伍之中，思想上却顽固地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痕迹。他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把人类的历史看成是观念的历史，是由少数英雄创造的。由此他竟厚颜无耻地自命为“超人”的“社会天才”，并宣称以前的“社会天才”一直没有发现完备的真理、完备无缺的概念，只有他自己才真正发现和解决了这一重大任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他对“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①蒲鲁东正是以这种新“救世主”自居，狂妄地扬言要把“文明的轴心翻转过来”。

1831年，蒲鲁东离开故乡，到法国各地一边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页。

一边游历。这一年法国里昂爆发了丝织工人反对企业主的罢工，罢工很快演变成武装起义。里昂工人起义使整个法国社会沸腾起来。但是，把自己看成是创造历史的英雄的蒲鲁东，眼里的群众只是一些平凡的人，不过是永恒观念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所以他对这一切熟视无睹，满眼只看到一些工商业城市中大资本对小生产的猛烈冲击和小生产者纷纷破产的景象。他为小资产阶级的命运忐忑不安，忧虑重重。在这次旅途中，蒲鲁东本人也遭受到饥饿的威胁。他在土伦市的时候，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陷入一贫如洗的绝境，为了糊口，蒲鲁东曾经求告市长，妄想得到政府的一点施舍。结果，却落得一个被驱逐出土伦市的悲惨下场。

蒲鲁东狼狈不堪地离开土伦后，又回到家乡贝藏松。回乡以后，他同别人合伙开办了一个印刷所，靠着印刷所的收入维持生活。从此，他一方面经营印刷所，一方面继续攻读语言学 and 神学的书，妄想找出救世良方，一鸣惊人。1834年，里昂爆发了第二次工人起义，起义者高举着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旗帜，同政府军进行浴血战斗。巴黎等工业城市的广大工人纷纷响应里昂起义，积极给以支援。法国处在新的阶级斗争的风雨之中。蒲鲁东一如既往，仍然置身于工人阶级斗

爭之外，埋头于他的研究，挖空心思地寻找那个拯救世界的灵丹妙药。他完全脱离了工人阶级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实践，使自己深深陷入了妄自尊大的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界限里。

从 1837 年开始，蒲鲁东便陆续地发表了一些关于语言学、神学等方面的文章。在这些信口开河、夸夸其谈的作品中，这位初露头角的作者，已经开始为整个世界勾画出“美妙”的蓝图。这“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由于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①

三十年代后期，蒲鲁东的生活更加困难。1838 年，他的小印刷所由于资金不足而被迫停业，遗留下了一笔债务。他只得以青年自学者的身分，向贝藏松科学院申请奖学金。当他得到这笔施舍以后，便移居巴黎，住在塞纳河对岸布尔戈尼街的一所简陋的住宅里。初到巴黎，他几乎没有其它的收入，而且还要把那笔微薄的奖学金的大部分用来帮助家庭。蒲鲁东被生活压得抬不起头来，他常常独自在塞纳河边徘徊，几次想投河自杀，以此逃避生活的折磨。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抱怨说：他的遭遇是十分可怕的，即使他突然发了财，这种景象的阴影也要使他好几年都不会忘掉。这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40 页。

蒲鲁东已经从狂妄自大的极端跳到了一个可怜虫的极端，活生生地勾画出一副小资产者摇来摆去的形象。

1844年，当马克思居住在巴黎的时候，蒲鲁东就同马克思有了交往。马克思同他进行过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马克思用科学共产主义教育蒲鲁东，希望他能够站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上来，从事革命运动。但蒲鲁东坚持反动观点，拒不接受。

为了把科学共产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以便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好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6年春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5月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信邀请蒲鲁东做法国的通讯人。蒲鲁东回信拒绝参加这一革命活动，并声明他反对革命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表示了他在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同马克思观点的根本对立。

由于蒲鲁东自幼从家庭、社会、学校接受了深刻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再加上他不研究社会实际，脱离工人运动，不认真学习先进思想，拒绝马克思的耐心教育，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结果使自己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只能充当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救世主”，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二 “仙山琼阁”

进入四十年代后，蒲鲁东陆续出版了他的《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等主要著作。他在这些著作里为面临破产而惊慌失措的小资产阶级设计了一个十分美好的“仙山琼阁”。他象江湖骗子一样地自吹自擂，高声叫卖，极力推销自己那套黑货。他狂妄地宣称：他的著作只要“被人阅读，旧社会就从此完蛋”。那么，他贩卖的究竟是哪些货色呢？

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小生产者的理想社会。蒲鲁东代表濒于破产的小生产者的利益，把自己打扮成“创世英雄”，妄想把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改良为小私有制社会。蒲鲁东从他的反动唯心观点出发，把超阶级的、抽象的“自由”、“平等”、“独立”，看成是“人类普遍理性”的最高要求，把维护小生产私有制作为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他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不合乎理想。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因而违反了“独立”原则；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贫富不均，因而违反了“平等”原则。他要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寻找出理想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即所谓“平等”、

“自由”、“独立”的社会。这就是“有工商业自由”，“保险互惠、税收均摊”，财产平均并得到保护，由工人共同负责企业盈亏，家庭遗产继承权不可侵犯等“完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据他说，这个理想社会能够保护小生产者的生计、劳动和工资；能够对穷人广施仁慈，为他们建立医院、育婴室、养老院和退休基金；能够使每个人享受绝对自由。总而言之，这是蒲鲁东“恩赐”给人类的“伟大”救世良方，是一个能使小生产者的经济要求、政治要求都得到充分满足的理想世界。

蒲鲁东为未来社会勾画出的这幅美妙蓝图，确实对小生产者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它在当时那些小生产者还占优势的法国、瑞士、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中，曾经风行一时，也使蒲鲁东捞到了不小的“资本”。但铁的事实证明，这完全是痴人做梦，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小生产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是不能存在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自由社会“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进程摧毁了”^①，而他那种希望抛弃全部现代工业，返回到旧日手工业劳动的主张，浸透了一种反动的特性，“如果这个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②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8、480页。

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阶级调和，极力反对阶级斗争。蒲鲁东为了实现他那个“理想社会”，苦心孤诣地给小生产者找出一条通向“仙山琼阁”的道路。他极力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胡说什么“不应该把革命的行动看成是社会改革的手段”，要求进行和平的改良。他拼命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否认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极端仇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污蔑工人罢工是“违法”的行为，胡说“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比实行暴力革命“要好些”。他提倡通过建立“交换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协助无产者开设合作社和工厂，来组织直接的、公平的产品交换，以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以保证小生产者的独立和平等。据他说，这样就可以逐步消除工人的失业和贫困，进而用小生产者自己的财力去购买生产资料，以至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最后废除资本，实现他的理想社会。

蒲鲁东鼓吹的这条道路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完全是虚无缥缈的迷途。他梦想用改良的办法使小生产私有制普遍化，把资本主义社会和平地改造成为“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谬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想把生息资本

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并且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和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连维持最低生活标准都很困难，怎么可能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来购买整个国家呢？恩格斯曾经指出这“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出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②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蒲鲁东的改良主义谬论，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共产主义者“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③共产党人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④“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⑤这是对蒲鲁东的阶级调和论及其改良主义路线极为有力的揭露和批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⑤ 同上书，第161页。